

“永不褪色”的工业记忆



早就听说成都东郊有一座城市的工业记忆与典藏——东郊记忆。去年春节,在朋友陪同下我参观了这座久仰的名胜景区。

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都东郊曾为我国电子、机电工业集中发展区。当时苏联援助中国的9项电子工业,4项集中在成都东郊。这里曾是四川工业的骄傲,当时四川省的13个重点工业项目,成都东郊占了一

半以上。成都东郊工业文明的元素与符号,被艺术地镶嵌进现代建筑和街头之中,成为“永不褪色”的工业记忆。

静默在立交桥旁的俄式尖顶塔楼建筑,是新中国成都记忆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座主楼高三层,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吸引着路人的目光。

据东郊工业史记载,1958年,毛泽东主席到四川视察工作,临时改变行程到了成都量具刃具厂视察。毛主席视察时进厂的西侧门,后被命名为“幸福门”。

东郊记忆被称为“中国的伦敦西区”,是成都市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科技与文化融合示范园区。它在无声地叙述着当年那段轰轰烈烈的迁移和火红的建设岁月。

“修旧如旧,旧房新用”是东郊记忆建筑的主要特色,它结合了计划经济时代工业美学与现代商业建筑功能,兼容并蓄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办公楼、21世纪初的办公楼,多层厂房和工业感十足的烟囱管道,营造了东郊记忆兼具怀旧和时尚气息的艺术氛围。

我和妻都是军工企业职工的后代,20世纪五十年代父辈们一直就在苏联援建的企业生活学习工作,在这种环境中,我与妻的结合,也是因为有一老一军在军工企业长期工作结下的深厚友谊的特殊关系。70年代末,妻去了兵器部一家企业工作,我也在一家国防企业工作3年。我们对苏联援建的办公楼、生产车间有着一特殊情愫,参观这里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的办公楼,多层厂房和工业感十足的烟囱管道,有着营造了东郊记忆兼具怀旧和时尚气息的艺术氛围。

参观了东郊记忆之后对我启发很大。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来说,东郊工业区也承载着西安市乃至陕西省国防工业产业的一段发展史。而对西安市东郊人来说,老企业的一个车间行吊、一堵厂区红墙、一棵老槐树,甚至半截烟囱,都能唤起那一段激情燃烧

肖国芳

岁月的记忆。

当看到一幅食堂青年男女职工手拿饭盒排队吃饭,旁边有抓革命促生产标语的画面时,妻情不自禁地说这里面也有她的身影……

当看到坦克、飞机模型时,不由让我想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发生的一件事:那时学校还临建在一所军营中,据福利区有三四里路。由于住在这里的战士们搬走了,我们就在这上课,这里离靶场很近。有一次正上课时,突然听到“嘶”的一声,教室外落下一团冒着火的试验弹头,它在教室的墙壁上串来碰去,发出令人害怕的嘶嘶声,教室里的玻璃都被震碎了,几个女同学吓得爬在桌子下哇哇大哭。后来才知道企业打靶时出了差错,试验弹偏离了方向,恰巧落在学校的教室外面,幸好没有伤到人。这件事发生不久,新学校迅速建在了福利区的南端。当我们搬进窗明几净的新教室时,有的同学幽默地说:“那发炮弹真的令人难忘呀!”

成都的工业记忆,不仅承载的是一个时代的工业发展史,还有着许多人的光荣、梦想、追求……这些工业遗存,更像一部史书,既记录着沧桑岁月,也成为了城市最鲜活的组成部分,延续着一个城市的血脉。



张载祠(国画) 蒲克民

旅行是一种修炼

桂红亮

阳光和煦,满目青翠;青山如黛,谷幽静美。聆听着风过竹林的呓语,瀑布从峭壁倾泻的激情;感悟鱼嬉水间的自在惬意,曲折蛇形明明灭灭的溶洞奇观;沙滩上慵慵的人群,异乡少女的笑脸——在旅途中体味人生另一种风景,这样充满魅力的诱惑,有几人能够拒绝?

有人说:旅游,不过就是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能总结出这样感悟的是聪明人,他们见多了“上车睡觉,下车撒尿,下车拍照,回来一问,啥都不知道”的喧嚣人群。我们都有过体验:在每一处称之为“特色”的背景前,总免不了围着一大堆人,千篇一律摆“V”字形手势拍照。当然,这也是旅游的一种境况,但我觉得这样游玩,只能说“经过”,距真

正的“旅游”尚远。

履轻者足远。真正的旅行不需要沉重的行囊,就是一个背包、一双脚、一条路、一颗心,过程很艰辛,目的很简单——在最好的时光,做想做的事,去想去的地方,探寻心灵深处属于自己的一片纯净天地,也许只是一只孤鸟、一片树叶、一朵白云、一滴露珠……我曾在赴青海自驾游的漫漫长途见证过佛教徒每走一步便“五体投地”膜拜的虔诚,他们越过千山万水,聆听圣地古老的钟声,只为找寻心灵深处的安详。

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游山游水,苦乐人生。旅行的途中免不了艰难跋涉,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奇妙风景,就这样一路走着、看着、想着,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生。西班牙有一句名言“旅行是一面镜

子”,胡愈之先生专为此句名言作过注释:“人总不能看见自己,唯有和别处的人相比较时,方照见了真实面目。”通过旅行,让我们更多认识了这个世界,懂得了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自由生活。茫茫人海中,时不时有一些人擦肩而过,有一首歌飘过耳畔,有一道风景为你而待,“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间就会有什么东西牵动情愫,产生共鸣,有所感悟,原来自己一直苦苦寻求着的“幸福”,就来自我们内心深处最渴望!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其实也是一趟长途旅行,我们每个人行走在生命的漫长旅途中,时时被挫折环绕,被失败包围。现代人大多都感觉很累,都在为前途努力打拼,背负的东

西太多。人被包围中,难免会“困”,忙碌中,我们开始对自己麻木,对身边的人麻木。世界很大,风景很美,人生很短。这时候,何不放下人生那些沉重的包袱,出去走走。在行走中发现,在行走中给予,在行走中释放。开启了苦闷的闸门,落进了清新的空气,强化了对现实的感受和认识,才能给自己麻木的心灵增添不少的欢愉。

行者无疆,勇者无阻,智者无忧。“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林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唐代诗人李涉的《题鹤林寺壁》道出了“忙中偷闲”的愉悦心情。孜孜于名、汲汲于利的凡人,倘能“偷得浮生半日闲”,走走路,读读书,照照自己,也不失为一种难得的修行。

喜迎新年

□李小军

是母亲煮的一个荷包蛋
是女儿挑的一只红灯笼

坚持迎接阳光,也坚持面对暴风骤雨
坚持心中的甜,也坚持吃尽苦头

即使是一枚苦果,我也要想方设法
将它炮制成,芳香的药丸

治愈生活痼疾,为自己
为亲人,奉献一个灿烂的笑容



和谐乞区

徐志武 摄

翰墨陶情殊旷达

杨乾坤

一位毫耄老人,以翰墨陶冶性情,又能达到旷达的程度,自然非同一般。翰墨者何谓?诗词书画篆刻也;旷达到何种程度?满眼皆春色;老人谓谁?人瑞王治也。

王治先生鹤龄八十七,退休后,诗人本色大为彰显,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他要做的就是:“钻研入艺门,身恒恒求精气神,修行高雅人。”超心炼治,积健为雄,竟也把书画弄得风生水起。

先生爱画入骨髓,融心于丹青,遂见小桥流水,流云丹霞,耕烟种瑶草,落日满秋山。

一日造访先生,客厅一巨幅老梅图迎面而来:铁骨虬曲,疏枝明霞,瑞气荡胸,其势如虎。此种见梅图的感觉,我是第二次经过。1965年《光明日报》曾刊有一幅摄影作品,构图极简约,老梅铁杆疏枝,落英数

点,标题曰《东风第一枝》,妙妙,震撼不已,今见此画,乃是第二次之震撼。此幅作品曾入选国家级梅花画展,广得赞誉,仙品也。先生见我赏画如痴如醉,淡淡而笑,如西霞映天:“此正所谓‘意匠惨淡经营中’,绘画如此,金石篆刻亦然。”

先生让我看了他的手,中指之侧有老茧,握篆刻之刀所致。有此茧,可知用功之深。观其篆刻,刀法刚健,切中骨节,心随刀到,意伴刀行。“刀起玉生花,笔行石映霞”,先生自评也;“唯使指间生老茧,或能刀下出红尘”,先生自励也。所治之印,或大古,或瘦硬,或婉曲,运笔而韵随意,握刀而神出疆,竟成雅赏。

雅赏相伴,又有书法。先生于书法一道,用力甚勤,晋朝风韵,唐朝风骨,并宋元明清诸贤之作,多得惠之。先生自云,楷书

师颜真卿,草书师于右任。先生客厅壁上有裱装的六尺草书作品,此乃先生七十六岁时为西安世界博览园艺会(2011年)所作之联语,语云:“聚奇花异草于此园,无论红黄蓝白;引时尚自然汇斯世,不分春夏秋冬。”联语佳,更以草体书之,骨力遒劲,大雅可观。先生笑谓:字是心中所爱,故而平素诗作常书之,“新书下笔山河秀,宣纸题诗岁月新”。

对于诗词,先生更是钟情。慧心独具,妙造自然,多年修习,自成风景。“笔墨含馨心旷达,诗书养性怡性情。”厚积而薄发,将人生诗化,已有作品数百首。观其诗韵美而调谐,律严而格高,写生活、写世态、写友情、写感想,目之所及,思之所至,发而为诗,健康态,流美型,诗情宛转,凄然可诵。其五绝《青春》云:“沃土种民心,熏风日月

新。晓鸡鸣锦绣,夜雨渡春音。”七绝《自述》云:“翰墨陶情殊旷达,诗书养性且雍容。每觉自信手难息,寂寞恒甘趣岂穷。”

谨举二例,可见一斑。先生陶醉于诗律,而将生命雅化,将生命诗化,于是便见了:先生所乐者,“益友良师四座春”;先生所爱者,“文笔生花墨韵馨”;先生所言者,“赏心莫若文章老”;先生所怀者,“白首难眠少年心”。文以达其心,画以适其意,使先生诗作与绘事日精,书法与治印日进;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已临。乐观旷达,心与文谋,而知艺无止境。

琴箫自娱,室雅增趣,诗画繁然,地广天阔。先生于此天地中逍遥游,仿佛作仙,而享暇龄于盛世,显人瑞之大端。何以见得?有句如焉:目如炬,气如虹,心如水,身如老松。

一路相伴

柯贤会

1994年,我大学毕业,带着“天之骄子”的雄心壮志,准备到一个广阔的舞台“大显身手”。可是,一纸介绍信把我分配到距城区30公里外的小企业,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几乎把我击倒,一直闷闷不乐,无心工作。

有一天,我到门房看报纸打发时间,当我看到《陕西工人报》上刊登的一篇《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如何对待工作中的不如意》时,眼前一亮,仔细阅读了起来。文中说大学生不能眼高手低,要在基层锻炼,从最艰苦的地方开始,把学习的理论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只有这样,基础才能更牢固,今后才有大作为。这篇文章犹如一剂良药,让我深受启发,从此,我对工作和生活充满了敬意和热爱,急难险重的活我抢着干,别人干不了的工作我想办法干,经过努力打拼,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获得了很多荣誉。

2005年,妻所在的单位由于经营不善倒闭了,妻随之下岗,我们的天也塌了下来,原本快乐祥和的家顿时乌云密布。妻一连几个日夜不能寐,偷偷流过很多眼泪,头发也一缕缕往下掉,我的心也难受极了。在困苦彷徨之际,我和妻看到了《陕西工人报》上刊登的《那时,他们给了自己一条鞭子》,里面讲述了几位下岗人员艰苦创业拼搏奋斗成就大业的

故事,我们仔细研究文章里面创业人员的“秘诀”,经过一段时间的煎熬和思考,倔强的妻不服命运安排,决定自己开店做生意,积攒下了买房和女儿上大学的钱,生活从此过得更踏实。

我不仅是《陕西工人报》的受益者,也是它的忠实读者、热心作者。工作之余,我把单位的好人好事、好做法、好经验以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写成文字,邮寄给《陕西工人报》。没想到第一次投稿后,很快就收到样报和刘鹏老师的来信,他鼓励我多观察多写稿多投稿,刘老师热情的话语增添了我写作的信心和勇气。后来,我在写稿投稿过程中,又认识了许多编辑老师,他们亲和待人、认真细致、敬业奉献,让我深受感动。许多编辑老师都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在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很多。

在编辑们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下,我的写作热情空前高涨,至今已有几十万字作品发表在海内外报刊杂志,其中30余篇获奖,数篇文章入选各类书籍,成为中国散文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汉江文艺》签约作家。

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不知不觉,我和《陕西工人报》已经交往了近30年,30年来,我见证了报纸的许多变化,两次参与读者问卷调查,并获得优秀读者称号、获赠一年报纸,《陕西工人报》也陪伴我从懵懂少年到不惑中年。现在,不论身在何方,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阅读陕西工报数字报,它已经根植我的生活,愿《陕西工人报》越办越好!

我和陕工报的故事
本报创刊七十周年优秀征文选登